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克莱采奏鸣曲



〔俄〕列·托尔斯泰 著

E / G / N / X / M / Y / X / S / S / Z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克莱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刘辽逸 臧仲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莱采奏鸣曲/(俄)列·托尔斯泰著;刘辽逸等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48-4

I.克… II.①列·托… ②刘… III.小说-作品
集-俄国-古典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537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94,000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0.375 插页2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8.50 元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进喀山大学学习,后回家经营庄园。一八五二年从军服役,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一八五六年退役还乡,此后直到八十二岁辞世,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里度过的。

托尔斯泰一生创作极为丰富,除享誉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这些作品与他的鸿篇巨著相辅相成,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复杂的时代发生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表现了当时宗法制度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破产和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本书选收了他创作的两篇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和《克莱采奏鸣曲》。《哥萨克》是托尔斯泰早期的代表作。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为躲避无聊的上流社会生活,追求一种从事劳动和充满欢乐的新生活,来到哥萨克人的居住地。哥萨克人的豪放性格、酷爱大自然的本性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奥列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终于得到了一种精神净化,并爱上了哥萨克少女玛丽亚娜。但奥列宁毕竟是个贵族,身上渗透了贵族阶级固有的偏见和恶习,

思想感情和道德标准与玛丽亚娜迥然不同，最后在恋爱中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利己主义，遭到玛丽亚娜的“憎恶”和“鄙夷”，重又回到他曾离开的那个充满伪善的世界里去了。

《克莱采奏鸣曲》是托尔斯泰根据友人提供的素材创作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小说。它描写的是一个家庭悲剧。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他发现妻子不贞的行为后，在畸形的自尊心的驱使下，杀死了妻子。然而，当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他眼前时，他又似乎意识到促使他杀妻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自己病态的嫉妒之心，也不是妻子不贞的行为，而是那个道德败坏的上流社会。这篇小说再一次表现出托尔斯泰对家庭问题的关注。

托尔斯泰具有惊人的概括能力，擅长细致精确地描摹生活的多样性。他在人物刻画、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及语言运用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人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编 者

1995年1月

目 次

哥萨克	1
克莱采奏鸣曲	213

哥萨克

高加索的故事

一八五二年

莫斯科的一切都寂静了。偶尔可以听见车轮压过冬天的街道发出尖叫的声音。窗户里已经看不见灯火，路灯也熄了。教堂里响起的钟声在沉睡的城市上空荡漾着，报知早晨的来临。街上空旷无人。偶尔有夜间拉座的雪橇用它狭窄的橇板搅和着泥沙和雪，当它驰到另一个街角等待顾客的时候，车夫睡着了。一个老太太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稀稀落落、不匀称地插着几枝蜡烛，红艳艳地燃烧着，把圣像的黄金衣饰照得发光。干活的人度过漫长的冬夜，已经起身做工去了。

可是对于老爷们，仍然是晚上。

骑士饭店有扇窗户违反常规地从关住的百叶窗板缝里透出亮光。大门口停着轿车、雪橇和马车，背对背地挤在一起。驿站三套马车也停在那里。管院子的仆人裹紧了衣裳缩作一团，就仿佛要钻进屋角里似的。

“为什么净拿些废话说来道去的？”一个面孔干瘪的仆人在前厅里坐着，想道。“怎么我一值班就碰

到这种事！”从隔壁明亮的房间里传出三个正吃晚饭的年轻人的声音。他们在桌旁坐着，桌子上狼藉着吃剩的晚餐和酒瓶。其中有一位又瘦又小、面貌丑陋、衣着整洁的青年，用一对和善而疲倦的眼睛望着出行的人。另外一个人身材高大，在摆满空酒瓶的桌子旁边的沙发上躺着，用手摆弄着怀表钥匙。第三个穿着簇新的短皮大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用相当粗壮有力、指甲洁净的手指捏碎扁桃仁；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含着笑容；眼睛和脸膛泛着红光。他说起话来情绪热烈，做着手势；但是可以看出，他总也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所有到他嘴边的词句都仿佛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一切。他不住地微笑着。

“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出行的人说。“我并不是替自己辩护，我是希望你至少像我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我，不要像那班庸夫俗子那样看待这件事。你说我对不起她，”他对那个用和善的目光望着他的人说。

“是的，对不起她，”那个丑陋的小个子回答说，他的眼神似乎流露着更多的善良和倦意。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这话，”出行的人接着说。“依你看，被人爱和爱别人是同样的幸福，而且一旦得到它，就是够受用一辈子的。”

“是的，足够足够了，亲爱的！比需要的还要多，”那个丑陋的小个子眨巴着眼睛，肯定地说。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恋爱呢！”出行的人说，他沉思着，仿佛带着怜悯的神情望着他的朋友。“为什

么不去恋爱？不想去恋爱吗……不，被人爱并不幸福，不幸福，因为你没付出同样的爱情，而且也不可能付出，所以你就觉得对不起人，啊，我的天呀！”他挥了挥手。“如果一切都按照理智进行就好了，可是相反，好像一切都不由我们，而是由着它自己在进行着。就仿佛我偷窃了人家的爱情，你就是这样想的；不要否认，你准是这样想的。你信不信吧，我一生做了不少蠢事和丑事，但是其中只有这一件我不后悔，而且也不可能后悔。不论是当初或者后来，我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她。我仿佛觉得，我终于爱上了她，但是后来看到，这是一场不自觉的骗局，这样恋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不能再爱下去；于是她离开了我。难道因为我办不到就是我的错吗？我当时应当怎么办呢？”

“这一切都成过去了！”一个朋友说，他为了赶走睡意，点起一支雪茄。“不过有一点：你还没恋爱过，而且也不懂得恋爱。”

那个穿短皮大衣的人又想说什么，他抓住自己的头发。但是没有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没恋爱过！是的，真的没恋爱过。可是我内心有一种恋爱的欲望，再没有比它更强烈的欲望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实际上有这种爱情吗？好像事情总是有始无终似的。算啦，不谈这个了！我一生净干些糊涂事。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你说的对。我也觉得新的生活正在开始。”

“在新的生活里你又会干些糊涂事，”躺在沙发上玩弄怀表钥匙的人说；但是出行的人没有听见他

的话。

“这次远行，我又感伤，又快乐，”他接着说下去。
“为什么感伤？我不知道。”

于是出行的人只讲他自己的事，不去理会别人对这并不像他那样感觉兴趣。人再没有比在欢欣若狂的时刻更自私自利的了。他觉得，这个时刻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他本人更美好更有趣的了。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车夫不肯再等了！”一个穿皮袄、围围巾的年轻仆人走进来说。“马车从十一点就来了，现在已经是四点。”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看了看自己的仆人瓦纽沙。从他的围巾、他的毡靴、他刚睡醒的脸，他听见另一种生活的声音——一种充满了劳动、贫困、活动的生活的声音在向他呼唤。

“对了，告别吧！”他一面说，一面扣风纪扣。

虽然朋友们提议再给车夫添些酒钱，但是他仍然戴起帽子，站在屋子中间。他们吻了一次，两次，停一下，吻了第三次。那个穿短皮大衣的走到桌旁，把桌上一杯酒一饮而尽，握住那个丑陋的小个子的手，红了红脸。

“不，我还是要说……对你应该而且可以坦白，因为我是爱你的……你爱她，我一直是这样想……是不是？”

“是的，”朋友回答说，他的笑容显得更温和了。

“也许……”

“上面有吩咐，请把蜡烛吹灭，”一个睡眼惺忪的

茶房说，他听到他们最后谈的话，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老谈那一套。“请问帐单给谁？给您吗？”他向那个高个问了一句，他预先就已经知道他应该问谁。

“给我，”高个说。“多少钱？”

“二十六卢布。”

高个沉吟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把帐单装到口袋里。

这时，另外两个人继续在谈话。

“再见，你这个出色的小伙子！”那个又小又丑而目光和善的先生说。

两个人的眼里都涌出了泪花。他们走到台阶上。

“啊，对了！”出行的人红着脸对高个说。“骑士饭店的帐你来付，过后写信告诉我。”

“好的，好的，”高个一面戴手套一面说。“我是多么羡慕你啊！”当他们走到台阶上，他完全出乎意外地说了这一句。

出行的人坐上雪橇，裹紧了皮大衣，说：“那么好啦！咱们就一块走吧。”他甚至在雪橇上给那个说羡慕他的人腾出地方；他的声音颤抖了。

送行的人说：“再见，米佳^①，上帝保佑你……”他除了希望他快点动身，再没有别的希望，所以他不能把他想说的讲完。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又说了一次：“再见。”

① 德米特里的小名。

又有个人说：“走了！”车夫开始赶车。

“叶利扎尔，把车赶过来！”一个送行的喊道。

车夫们动作起来，吧嗒着嘴赶马，拉了拉缰绳。冰冻的轿车在雪地上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

“这个奥列宁真是出色的小伙子，”一个送行的说。“他怎么想起去高加索，而且是以士官生的身份去的？要是我，贵贱都不去。明天你去俱乐部吃午饭吗？”

“去。”

送行的各自坐车走了。

出行的人觉得暖和起来，穿着皮大衣有点热了。他坐在雪橇底部，敞开了怀，那辆马毛蓬松的驿站三套马车驶过一条条黑暗的、两旁排列着他看不见的房屋的街道。奥列宁觉得，只有出行的人才走这样的街道。周围漆黑、寂静、凄凉，而他心里却充满了回忆、爱情、悔恨和愉快的压抑的眼泪……

二

“我爱！非常爱！真可爱！真好啊！”他反复地说，并且想哭一场。但是他为什么想哭？谁可爱？他非常爱谁？他不十分清楚。有时他细细地看了看某所房子，这所房子为什么盖得这么古怪，这使他感到惊奇；有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跟他这么疏远的车夫和仆人瓦纽沙离他却这么近，由于拉边梢的马一阵阵地使劲拉冻僵的套索，他们和他都一起

颤动着和摇晃着，于是他又说：“真可爱，我爱，”有一次甚至说：“多么令人感动！太好了！”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他问自己：“难道我喝醉了吗？”不错，他喝了两瓶酒，但是，在奥列宁身上发生这种作用的不仅是酒。他想起了临行前人们对他说的那些情长谊深的话，那些话，他觉得都是推心置腹的，仿佛是出于无意又羞于说出口的。他回忆起那些握手、目光、沉默、以及当他已经坐在雪橇里有人说“米佳，再见！”的声音。他回忆起自己毅然决然的坦白谈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动。临行前，不仅亲戚朋友，不仅漠不关心的人，甚至令人反感的和不怀好意的人，都好像忽然商量好了似的，都更加爱他，仿佛在忏悔前或者临死时那样原谅他。“也许我从高加索回不来了吧，”他心里想道。他觉得，他爱自己的朋友们，此外还爱着一个人。他可怜自己。但不是对朋友的爱使得他心肠柔软和精神振奋，使得他情不自禁地说些自动来到唇边的没有意义的话，也不是对女人的爱（他从来还没有恋爱过）使他陷于这种精神状态。使得他哭泣和语无伦次的，是对自己的爱，是对那些只要是他内心的美好的一切的爱（而他现在觉得，他内心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满怀希望的、热烈的、青春的爱。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是一个没有在任何学校修完一门学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服过务的青年（他只是在某机关挂个名），他把自己的产业挥霍掉一半，已经是二十四岁的人还没有选择任何职业，从来也没做过任何事。他就是当时莫斯科社

交界称之为“青年朋友”的那类人物。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从十八岁就是这样自由，那是只有从青年时代就失去双亲的四十年代俄罗斯富家子弟才有的自由。对于他，没有任何的约束——不论是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能把他束缚住。他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也没有信仰，也没有需要。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承认。可是，虽说他不承认一切，他不仅不是一个沉闷、乏味、古板的青年，而且相反，他是一个极容易动心的人。他认为爱情是没有的，但每逢年轻美丽的女人在场的时候，总使他神魂颠倒。他早就知道荣誉和称号都是扯淡，但是每当在舞会上谢尔盖公爵向他走过来说些亲热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满足。他有时醉心某种事情，但是只有当那件事情还没有束缚他的时候。他在专心致志实现一个意图的时候，一旦感到有点费劲和需要斗争，即使是需要同生活进行琐碎的斗争，他就本能地赶快从这种感情或者事情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自己的自由。他就是这样开始社交生活、服务、经营产业、学习音乐（有个时期他想献身于音乐），甚至他所不相信的恋爱的。他拿不定主意把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力量全部放到哪里，放到艺术上还是科学上，放到对女人的爱情上还是实际的活动上。这种青春的力量不是智慧、心灵或者教育的力量，而是一种不可再现的精神奋发，是人的一生只能得到一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把一个人塑造得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奥列宁甚至

觉得，可以把全世界塑造得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是的，有些人失去了这种精神振奋的状态，刚一走上人生的道路，就给自己戴上第一个遇见的枷锁，勤勤恳恳地戴着它工作一辈子。但是奥列宁却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在他身上有这种青春的万能上帝，有这种变为一个愿望、一个思想的能力，敢想敢做的能力，不问为了什么目的和为了什么缘故一头扎进无底深渊的能力。他怀着这个意识，并为这个意识而自豪，因为有了这个意识而不自觉地感到幸福。直到现在，他只爱自己，而且不能不爱，因为他只往好的方面期待自己，并且对自己还没有失望过。他怀着年轻人的幸福心情离开莫斯科，因为一个年轻人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忽然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过去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他以前没有想好好地生活，但是现在他离开莫斯科，新的生活就会开始，在新的生活中再不会有那些错误，也不会有什么悔恨，一定只有幸福。

出远门往往是这样，在开头的两三站，想象还停留在出发的地点，可是从第二天早晨起，想象就转移到旅行的目的地，已经在那里建筑未来的楼阁了。奥列宁也是这样。

出了城，他往四外望了望白雪覆盖的原野，很高兴原野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裹紧了皮衣，坐到雪橇的底兜里，感到心境平静，打起盹来。同朋友们告别使他感动，他想起他这一年在莫斯科度过的整个冬天；过去一年的种种形象，在他的想象中不招自来，有时又被那些模糊的思绪和内疚所打断。

他回忆起给他送行的朋友，回忆起他对他们提到的那个姑娘的态度。那个姑娘很有钱。“既然她爱我，他怎么能爱她呢？”他想到，于是他心里起了不好的猜疑。“人们身上有很多不老实的东西，使你想不到。为什么我还没有真正恋爱过？”他想到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我没恋爱过。难道我在精神上是一个怪物吗？”于是他想起自己的迷恋。他想起他的初次社交生活和一个朋友的妹妹，他和她在桌子旁灯光下消磨一个晚上，灯光照着她那做着活计的纤细的手指和秀丽的面庞的下部，他又想起那些像“火，火，你别灭”的游戏^①那样没完没了的谈话，又想起两个人的不自然、拘束以及对这种紧张的空气老有一种气愤的感觉。仿佛有一种声音老是说：不对头，不对头，结果果然不对头。然后他又想起舞会，想起跟美丽的瓦小姐跳玛祖卡舞。“那一夜我是多么钟情，多么幸福！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感觉我又是自由的，我是多么痛苦而懊丧！为什么爱情不来，不把我的手脚捆住？”他想到。“不，爱情是没有的！一位邻居的太太对我、对杜布罗温、对贵族长都同样地说她爱星星，其实她也是不对头的。”他忽然又想起他乡下的产业，在这些回忆中还是没有什么可令人喜悦的。他忽然又想起：“他们会长久地谈论我的这次远行吗？”但是他们是谁？他不知道，接着，那个使他

① 一种古老的俄罗斯游戏：传递燃烧着的松明，传递者唱着或者合唱着“火，火，你别灭”，传到谁手里如果松明灭了，谁就得从人群中站出来受罚。

皱眉头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的思绪又涌上心头：这就是关于法国人卡佩尔先生和他欠这个裁缝的六百七十八卢布的回亿，他想起他在恳求裁缝再等一年时说的那些话，想起裁缝脸上那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唉，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重复着说，眯缝着眼睛，努力赶走这令人难堪的思绪。“虽然如此，她还是爱我的，”他想到临别时所谈论的那个姑娘。“是的，如果我和她结婚，我就不会负债了，而现在我还欠瓦西里耶夫的钱。”于是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从她那里出来就直接到俱乐部，和瓦西里耶夫先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赌博，又想起他低声下气地恳求再赌下去和对方冷淡的拒绝。“节省一年，这些债务就还清了，去他们的吧……”虽然有了这种自信，他还是重新计算他负的债务、它们的期限和可能偿还的时间。“除了欠骑士饭店的，我还欠莫列里的钱，”他回忆着；于是他欠这个人这么多钱的那天晚上的全部情景又呈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和茨冈们狂饮的一夜，这场狂饮是从彼得堡来的萨什卡·Б，侍从武官、兀公爵、还有那个神气十足的老头子……出的主意。“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这么自鸣得意，”他想到，“他们凭着什么结成一个特殊的小圈子，他们认为别人能参加这个小圈子就会引以为荣。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是侍从武官吗？这简直可怕，他们把别人看得多么愚蠢而且下流啊！我要让他们知道，相反地，我丝毫不愿接近他们。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管家安德烈要是知道我和萨什卡·Б，一个侍从武官上校这种人称兄道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